揅經室集

揅經室一集卷四

禹貢東陵考

余昔在浙已攷浙江卽禹貢三江之南江禹貢東迆北會于滙乃自池州石埭東迆會于震澤至餘姚入海稽之漢以前古籍無不合者漢以後各家之誤可指諸掌矣嘉慶十一二年間予在墓廬爲卜葬之事西上冶山見所謂廣陵者矣十三年由汴梁過臨淮踰淸流關嶺更見所謂廣陵者矣十八年由江寧泝江至池州九江乃曉然于禹貢至于東陵東迆卜八字爲確不可易廣陵卽東陵晉以後人誤之久矣晉以

後人誤解北會於滙之滙爲彭蠡勢不得不在湖口彭澤以上求東迆求東陵不知大江之勢自武昌至彭澤皆正東流惟過彭澤由望江向安慶池州蕪湖以至江寧皆東北流此禹貢所以稱爲北江也按地球度數由西南向東北斜角歷南北經度將及三度非北由武昌至彭澤自正西至正東緯度平行也且名曰東陵自應在九州之東若在彭蠡以上則荆州界內不當云東矣東迆之處卽在池州古石城由石城而趨震澤實是正東流由池州至震澤正循緯度平行而東禹貢于東迆之上書曰至于東陵是以東陵定東迆之地後人旣見東迆之地卽當于相近之地求所謂東陵者晉人誤以東迆在彭蠡之上遂失東

陵之名不知漢書地理志廬江郡下班氏自注云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淮水出屬揚州廬江出陵陽東南句北入江由江之北岸入江故曰北此乃漢人之說最爲明白可據者也計東陵之大非一二邑所可盡陵之爲形乃長山之形其脊稜稜然綿延而行水分兩地而流方稱其名今廬州府舒城縣應即是東陵之首過此以東爲滁州清流關嶺脊最高再東則六合天長以至揚州甘泉江都始爲東陵盡處試觀此陵綿延數百里其脊分南北脊南之水皆入于江脊北之水皆入于淮界限分明雖起伏高低或有平衍之處而以分

水之法測之則瞭然可見者也予出揚州西門至古井寺陳家集橫山冶山見一路皆有嶺脊之形問之農民皆言嶺脊兩水南則入江北則入湖再由冶山至棠山以上直接滁山皆然滁之清流其形最顯此揚州之所以名曰廣陵也此江都東鄉所以有漢東陵亭廟也後漢書郡國志江都廣陵有東陵亭卽此地也統而言之皆禹貢之東陵也禹貢于彭蠡之下書曰東爲北江入于海又書曰至于東陵東迆是明以東陵爲北中兩江分路之處而北江千里僅以東爲北江入于海七字畢之是明以東陵數百里與北

江同起止矣東陵盡處即北江盡處也或曰東陵之脊水分南北流東陵之尾將至東陵廟即後漢書注之東陵聖母廟在今張綱溝仙女廟相近之處約去揚州府城東三十餘里漢廣陵太守張綱于東陵村開溝故名方止今邵伯湖水由過揚州府城而入江也曰此陵脊在今府城北灣頭鎮禪智山光兩寺之間爲最低之處乃吳夫差溝通江淮之故非禹貢東陵本來之形勢也予嘗讀爾雅各陵矣注者唯以西隃雁門爲北陵可攷餘皆不能確有所指予于十七年至山西稽問西隃雁門之陵橫亘塞門數百里是非一二邑地所可盡與東陵同東陵二字見于爾雅又見于

禹貢必非舒廬之間一山所能當此此非今由廬州至滁州揚州之廣陵而何爾雅曰東陵阠阠之一字迷失數千載乃吾鄉大山之主名北江之北東陵之東吾所居也故攷定之

毛詩王欲王女解

許氏說文金王之王無一點其加一點者解云朽王也从王有點讀若畜牧之畜是王與王音義迥別矣毛詩王字皆金王之王惟民勞篇王欲王女王字專是加點之王後人隸字混淆始無別矣詩言王女者畜女也畜女者好女也好女者臣說君也召穆公言

王乎我正惟欲好女畜女不得不用大諫也孟子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孟子之畜君與毛詩召穆公之王女無異也後人不知王爲假借字是以鄭箋誤解爲金王之王矣蓋王畜好丂九古音皆同部相假借淮南說林篇曰白璧有考氾論篇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考卽朽朽卽王謂王之釁也王有釁卽是有孔故考工記爾雅皆以璧之孔爲好好卽王也呂覽適成篇民善之則畜也注畜好也說苑尹逸對成王曰民善之則畜也此畜字卽王女王字也說文嫱媚也孟康注漢書

張儆傳云北方人謂媚好爲詡畜畜與㜅通也禮記祭統云孝者畜也釋名云孝好也愛好父母如所說好也是愛於君親者皆可云畜也畜即好也好即王也畜與旭同音故詩驕人好好爾雅作旭旭郭璞讀旭旭爲好好凡此皆王字加點之王字與畜好相通相同之證也

引書說

古文尙書孔傳出于東晉漸爲世所誦習其中名言法語以爲出自古聖賢則閎者尊之故宇文周主覿太學太傅于謹爲三老帝北面訪道謹曰木受繩則

正后從諫則聖帝再拜受言唐太宗見太子息于木下誨之曰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據此兩引皆作受繩今書作從繩當是別本陸氏釋文未載唐太宗自謂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上甚善之唐總章元年太子上表曰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伏願逃亡之家免其配役從之凡此君臣父子之間皆得陳善納言之益唐宋以後引經言事得挽回之力受講筵之益者更不可枚舉學者所當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得古人之益而不爲古人所愚則善矣

天子諸侯大夫士金奏升歌笙歌閒歌合樂表

說

	金奏 用鐘鎛	升歌
天子	大饗諸侯入門金奏肆夏繁遏渠見魯語周禮春官禮器賓出奏肆夏鄭破肆為陔非是大司樂大饗出入如尸奏肆夏矣	大饗諸侯升歌清廟經無
諸侯	兩君相見及燕勸王事大夫入門金奏肆夏見郊特牲燕禮記仲尼燕居以今推之出亦當奏肆夏	諸侯相見升歌清廟見仲尼燕居
大夫士	無金奏郊特牲曰大夫奏肆夏自趙文子始也言其僭鄉飲酒賓出奏陔夏鄭注有鼓無鐘	大夫士鄉飲酒升歌鹿鳴四牡

正歌之始在堂上用琴瑟	笙歌	間歌正歌之中
明文由今推之當用清廟何以明之大夫士鄉飲酒諸禮升歌用鹿鳴諸侯之燕大夫也亦即用鹿鳴然則諸侯相見用清廟天子之饗諸侯亦即用清廟同此比例矣		大饗間歌經無明文武如仲尼燕居下管象武舞
君燕羣臣及聘問之臣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見儀禮燕禮 君燕勤王事大夫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見燕禮記 大射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見大射儀		諸侯相見下管象武見仲尼燕居此亦當如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樂
皇皇者華見儀禮 鄉射不升歌見鄉射禮		大夫士鄉飲酒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笙間見儀禮

在階笙閒之

合樂

正歌之備堂階合作

大饗合樂經無明文或如晉語用文王大明緜

也

君燕群臣及聘問之臣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笙閒之見燕禮

君燕勤王事大夫則下管新宮笙入三成不閒遂合樂見燕禮記

大射管新宮三終不笙不閒見大射儀

諸侯相見合樂文王大明緜見晉語以仲尼燕居清廟下管象武舞遞推知之仲尼燕居又云客出以雍徹以振羽

鄉射禮不笙不閒見儀禮

大夫士鄉飲酒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見儀禮

君燕羣臣及聘問之臣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見儀禮

君燕勤王事大夫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見燕禮記若舞則用勺

大射不合樂見儀禮

說曰古之歌詩成樂自天子至大夫其升歌于堂也笙歌于階也間歌于堂階也堂階合作也詩不同而分爲四節則同也若夫詩之用于此四節則有天子

饗諸侯諸侯燕大夫士之別大夫士相見之樂爲鹿鳴諸侯之燕大夫也亦卽用鹿鳴然則兩君相見之樂爲清廟天子之饗諸侯也亦卽用清廟兩兩相比其例相同矣至于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不在此內者諸侯大夫士或用爲合樂所謂合鄉樂者是也天子諸侯亦或用爲房中之樂矣見燕禮謂后夫人弦歌周南召南又有金奏則國語諸書言之極詳皆是賓入門奏鍾鎛爲樂賓升堂之後金奏卽闋與升歌之用琴瑟閒歌之用笙迥不相涉也若以鄭氏詩小雅譜論之其辭曰其用于樂國君以小雅天子以

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于鄰國之君與天子于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元竊謂鄭說不盡然也左傳襄四年叔孫穆子不拜工歌文王穆叔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國語曰夫歌文王大明緜則兩君相見之樂也非使臣之所敢聞也此明云諸侯用大雅而鄭云用小雅非矣仲尼燕居曰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據此明是金奏肆夏

與升歌清廟區爲二事升歌者頌之首篇清廟也而鄭云天子用大雅天子饗元侯歌肆夏非矣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升歌鹿鳴見于燕禮若燕勤王之大夫始于入門時用金奏肆夏見于燕禮記若天子燕羣臣天子卿大夫爵與諸侯同自當用頌與大雅而鄭云同諸侯燕羣臣歌鹿鳴合鄉樂非矣總之肆夏別爲金奏鄭以天子升歌當之其下皆取就未合皇氏孔氏更多支蔓矣考魯語叔孫穆子不拜肆夏曰夫先樂金奏（曰先樂明與正樂不同）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非使臣之所敢聞也仲尼燕居曰兩君

相見入門而縣興升堂而樂闋縣即金奏郊特牲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周禮春官鎛師凡祭祀鼓其金奏之樂大饗亦如之不掌升歌之事儀禮燕禮記若以樂納賓此謂諸侯燕勤王事大夫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此當與仲尼燕居下管象武夏籥序興參觀之彼管象武夏籥此則管新宮舞勺也遂合鄉樂若舞則勺綜此五者觀之則是金奏在升歌前用鏞鎛與琴瑟之升歌異矣燕禮記仲尼燕居尤其明證也升歌笙歌閒歌合樂古人皆

以爲正歌故樂正告曰正歌備其分詩屬樂則有諸侯于諸侯暨天子于諸侯爲一事大夫于大夫暨諸侯于大夫爲一事諸侯于大夫卽用大夫升歌之鹿鳴然則天子于諸侯卽用諸侯升歌之淸廟可知矣諸侯燕大夫大夫相見其升歌用鹿鳴在儀禮燕禮鄉飲酒諸禮歷歷可考諸侯之相見其升歌用淸廟見于仲尼燕居夫子之言又極明白可據佐之以左傳晉語更皆相合治經者惟知依據經傳折衷仲尼之言而已安用多爲端緒以自紛哉淸廟之什凡十篇除淸廟尚餘九篇而周禮鐘師以鐘鼓奏九夏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此三篇賴漢人之言以

知之則其餘六夏卽維天之命等六篇爲近然先儒無言者不敢臆斷又按周禮旄人凡賓客舞燕樂籥師饗食鼓羽籥之舞司干饗食授舞器鞮鞻氏祭祀則龡而舞之燕亦如之此諸舞器皆爲燕饗是天子饗諸侯于下管象武後不間歌者爲備文武之舞其聲容較間歌爲盛故鄉飲酒間歌無舞者禮樂不備于大夫也

又說曰虞書笙庸以間尚書今本作笙鏞者僞孔據商頌庸鼓有斁解庸爲大鏞之鏞而昧于笙庸之義唐以後株守僞孔者據孔義攺庸成鏞其實僞孔竝未作鏞也周禮疏兩引鄭注皆曰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竝非鏞字且壘庸字爲訓與笙生也正同設鄭本爲鏞字鄭必有以破之不能徑壘鏞字成庸字也大司樂疏引鄭注云東方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長生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成熟有成功亦謂之頌亦頌其成

也注眡瞭及儀禮大射同鄭君此說古義也按東西階並有鐘磬在東者名笙在西者名庸所吹之笙則在兩階之間與笙庸之笙訓爲生者不同故大射儀所言循縣地位明白可案也大夫士鄉飲酒縣樂不分東西階惟一縣在兩階之間故儀禮惟曰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不復別笙頌之名其明證也詩小雅鼓鐘即金奏也序云鼓鍾刺幽王也未言所刺何事而傳有會諸侯于淮上之說元考幽王實無遠至淮上會諸侯之事且用樂之節與燕禮記君燕勤王事大夫事事皆合據經文鼛鼓似淮上諸侯遣大夫勤王役事然畧無佐證不能臆說又案鼓鍾擊鐘也非鐘鼓詩云笙磬同音以雅以南此是諸侯燕大夫之禮惟歌雅及二南也云以雅以

南者用雅在南前升歌先於合樂也今詩分南雅頌雖在周末而雅南之名周初已立故鹿鳴爲雅關雎鵲巢爲南載在儀禮即此詩所言以雅以南也詩曰以籥不僭此即燕禮記所言若舞則用勺勺不常用此用亦不爲僭不僭專言用籥非總上雅南爲言也此自是諸侯燕勤王事大夫之樂似非天子饗諸侯之樂傳說今無證驗也傳箋屬樂于王故毛謂雅南舞四夷之樂鄭謂雅爲萬舞取說皆曲

詩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說

謂十月之交四篇屬厲王時詩者魯詩申培公及中

候樀雖貳鄭司農詩箋之說也謂厲幽王時者子貢
詩序大毛公詩傳之說也兩漢毛詩晚出其說甚孤
公卿大儒多從魯說今攷毛說之合者有四魯說之
不合者亦有四試說之詩言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
有食之交食至梁隋而漸密至元而愈精梁虞劇隋
張胄元唐傅仁均一行元郭守敬竝推定此日食在
周幽王六年十月建酉辛卯朔日入食限載在史志
今以雍正癸卯上推之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正入
食限推數列後此合者一也若厲王在位有十月辛卯朔
日食緣何自古術家無一人言及此不合者一也詩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此災異之大者國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史記周本紀載幽王二年事正相同此合者二也若厲王在位殊無此變詩不應誣言百川沸騰諸事此不合者二也豔妻實褒姒也毛傳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此受子夏之說故毅然斷之如此曰豔妻者此詩作於幽王六年未廢申后以前褒姒尚在御妻之列且正月篇曰褒姒烕之揆之婦處正復同時（子夏以二詩相連爲篇知非毛公作訓詁傳時所得移改鄭箋說非也）證之國語史記大雅時事更脈然可案其合者三也若厲王時惟

閫弭謗專利而已使有豔姓之妻爲內寵熾盛如此詩大雅板蕩以及國語周秦諸子史中不容無一語及之者此不合者三也皇父卿士乃南仲之裔孫周宣王時卿士命征淮徐者故大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皇父爲老臣幽王不用之任尹氏爲大師卿士任虢石父爲卿廢申后去太子宜臼故詩人雖頌皇父之聖實怨其安於退居是尹氏虢石父不在卿士皇父司徒番鄭箋以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謂番以爲詩屬厲王之證但今以史記鄭世家考之鄭桓公爲卿士在幽王八年其六年日食時爲司徒者實番也諸休退老臣之列此合者四也若厲王時用爲

卿士專利者榮夷公也其爲正臣諫王者召公芮良夫也皇父等七人考之彼時無一驗者其不合者四也綜而論之子夏之序親受經於孔子其說宜從日食推步既得十月辛卯朔其說宜從至於鄭箋從魯詩非從魯也東漢中候襲用魯詩石渠說經往往稱制臨決鄭君尊時制也至于傳箋訓詁閒有未合詩人本指者而皇父七人以正臣蒙權黨之名所關爲光巨元於所著詩補箋中各隨章句辨之恐元此說不足以振積非而學者株守鄭義反執彼一二端爲言致被以異說也乃自節南山至小明錄補箋之可

發斯義者釋之以證鄭意焉

節南山

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補箋自節南山至小明序皆曰刺幽王今以皇父褒姒人事及十月之交術法推驗皆合

序以節南山以下皆幽王時詩毛詩說與序同惟鄭箋據緯書中候擿雒貳以十月之交以下四詩爲刺厲王今推驗皆不合又謂毛作訓詁傳時移其篇第言亦無徵此數詩中解詁因厲王而多失今悉辨正詳後各補箋下鄭所以用緯說者後漢

世祖尊用圖讖朝廷引以定禮說經明帝用禮讖初祀五方帝光武帝配鄭司農知禮尊王故解經多從緯說尊時制也後人用是毀鄭未免誣詩而不論其世兩漢毛詩子夏序甚微未顯于世故漢書劉向傳谷永傳五行志皆以十月之交爲厲王時事者用魯詩說

赫赫師尹補箋師尹太師尹氏也吉甫之族幽王時不用皇父任尹氏爲大師尸位不親民故詩人刺之謂尹氏爲吉甫族者宣王初年伐玁狁尹吉甫爲老臣總武事者故六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至征徐戎時則用卿士皇父總武事以繼吉甫故大

雅常武章首備言卿士皇父次章始言王謂尹氏也此尹氏或是吉甫之子抑或其族屬于皇父由師者春秋隱公三年尹氏卒公羊以爲譏世卿卽此族也幽王時不用皇父用尹氏爲太師卿士尹氏無大惡而尸位不諫則有之故詩人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云云而終日以究王訩則尹氏尙未如暴公善讒虢石父巧諛好利爲詩人所專刺也
迨後尹氏亦退而暴公代之當在廢申后時矣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補箋尹氏不躬親教養民不諒之

弗問弗仕勿罔君子〈補箋〉尹氏不問察讒言致誣罔君子

鄭箋仕察也義本爾雅傳謂庶民之言不可信箋謂下民勿罔于上皆非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補箋〉夷傷也王不察讒言君子之在位者或傷或已皆爲小人所危尹氏當諫易序卦曰夷傷也箋訓夷爲平言當用平正之人非是

瑣瑣姻亞則無膴仕〈補箋〉謂皇父諸臣退居私邑以昏姻相益車馬爲富

詳昏姻孔云撰有車馬補箋下

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補箋屆至也夷傷也君子如至其位可使民惡怒之心止息君子如傷廢去位則民惡怒之心與上相違

此夷字卽承上式夷夷字爲言鄭箋屆至也言君子當行至誠之道平易之行非是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補箋不自爲政尹氏弗躬弗親也

不懲其心覆怨其正補箋王不自懲其心反怨大臣而退之

傳正長也節南無正所謂正大夫蓋皇父諸人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補箋〕誦諷也大夫自著字諫王

詩人之極忠直也亂由王與尹氏尸位責之猶淺

說文誦諷二字轉相爲訓合節南山各章觀之尹

氏無大惡故責之猶淺以究王訩極諫無隱矣禮

記大學引章首四句復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愼辟

則爲天下僇矣此正言幽王被弒之事也

正月

序正月大夫刺幽王也〔補箋〕此下四詩皆暬御大夫

獨勞王事刺幽王嬖褒姒舉羨棄舊臣舊臣亦相

卒去王都自徹其屋保有私室暬御獨傳憂勤也

義詳十月之交補箋下雨無正曰曾是暬御憯憯

日瘁詩人官暬御守王不去怨友之去也數詩皆

一人所作

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

誰知烏之雌雄（補箋）故老謂退居之臯攴占夢微事

也亦謝不能其不屑懲小人訛言可知予臯攴自謂

也

北風曰莫黑匪烏以喻君臣同惡倘書大傳曰愛

人者兼其屋上之烏烏本宜惡也左傳襄二十二

年臧武仲不知雨御叔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聖人宜多所知也幽王時皇父稱聖人故十月之交曰皇父孔聖今退居後訛言亂興皇父不之懲卽召之占夢亦謬曰人俱謂予聖予實不知烏之雌雄哀廢而自藏其智也傳謂幽王君臣俱自謂聖非是

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補箋隊決必威周也威卽滅此義同字變之例也

說文滅盡也盡器中空从皿从𦘔聲𦘔火餘也滅與威義相同詩人必變滅書威者一字分二韻

則別二字書之義同字變之例也如小戎龍盾之合龍請爲尨尨之雜色也龍尨古之通借者多矣尨盾乃雜畫之盾非畫龍于盾下章蒙伐有苑蒙伐即龍盾詩人凡重言者每變其字示不相複其實于事則同此例學者罕知求之經傳往往而是謂蒙伐即龍盾者詩爲下國駿尨荀子大戴禮並引作蒙狐裘蒙戎左傳引作尨是通借也說文盾瞂也瞂盾也伐與瞂同音假借也箋傳之說皆非說文威字下引褒姒威之解曰火戌火死于戌陽氣至戌而盡案戌爲九月陽氣盡于九月心火三星亦納于此月故說文戌字解曰滅也此詩作于幽王未喪之前直曰褒姒威之者豫決其必威也如幽王二年三川震伯陽父言必有川竭山崩之事是年果三川竭岐山崩見史記周

本紀亦豫決之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補箋）終既也

詩終風且暴終溫且惠終和且平終當訓既與又相對爲義言既如此又如此也此終字詞例相同

箋以爲終王之所行非是

乃棄爾輔（補箋）喻棄皇父諸舊臣使之退處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補箋）喻賢臣雖退處亦不能安居

彼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

憂心慇慇（補箋）怨退居者以酒肴洽鄰里益昏姻不

若我獨憂王事云讀與員于爾輻員同益也

義與十月之交相同此章語與上章不相屬酒與肴相韵不與上炤虐相韻孔云之云釋文亦作員云員古同音義當與員于爾輻之訓為益者同傳訓旋箋訓友取義皆曲

佌佌彼有屋蔌蔌方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獨補箋怨退居者少有居室車馬此無祿者終惸獨也蔡邕釋誨曰速速方轂李賢曰方竝也竝轂而行也

箋謂小人富貴非是佌佌說文作佪佪解曰小也

釋文云方穀本或作方有穀非是陸本作蔌蔌方穀陸本是也自唐石經以下皆衍有字此四句佌佌彼有屋五字句與民今之無祿相諧蔌蔌方穀四字句與天夭是椓相諧其無有字益明矣又石經岳珂本皆作天夭是椓今坊本多訛作夭夭是椓後漢書蔡邕傳曰速速方轂夭夭是加彼之速轂與毛詩者所傳本異也以加易椓者用加以韻枯辜邪牙笲字非椓或作加也方轂章懷太子注爲並轂此爲得之卽擇有車馬義今毛本穀爲轂假借字老子王弼本諸侯自稱不穀之穀作不轂毛不破字鄭亦沿而

未破訓善非本義也

十月之交

序十月之交刺幽王也補箋刺幽王以褒姒爲后任用小人退廢諸賢臣致天變也

義詳皇父卿士補箋下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補箋雍正癸卯上距周幽王六年積二千四百九十八年依今推日食法推得建酉月辛卯朔太陰交周初宮一十二度八分三十五秒二十九微入食限朔月月朔也

雍正癸卯距魯僖公五年積二千三百九十八年

算上經史所推久有定數今據史記魯僖公五年距周幽王六年積一百二十一年算外益之得自雍正元年癸卯距所求之周幽王六年共二千四百九十九年減一年得積年二千四百九十八

中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五日三五一二八一一六以積年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二四二三三四四二相乘得中積分

通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三日二二八八四一一六置中積分減氣應三十二日一二二五四得通積分

天正冬至一十六日七七一一五八八四置通積分其日滿紀法六十去之餘四十三日二二八八四一一六轉與紀法相減餘爲天正冬至日分

紀日一十七以天正冬至日數加一日得紀日

積日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六日置中積分減氣應分一二二五四加本年天正冬至分七七一一五八八四得積日

通朔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一日一二六三三置積日加朔應一十五日一二六三三得通朔

積朔三萬〇八百九十六　首朔一十四日〇〇一三一五一二二置通朔以朔策二十九日五三〇五九〇五三除之得數爲積朔餘數爲首朔

積朔太陰交周二宮一十六度五十分八秒四十微以積朔與太陰交周朔策一十一萬零四百一十十三秒九二四四一三三四相乘得三十四億

一千一百三十四萬八千六百〇八秒六七四五
五二六四滿周天一百二十九萬六千秒去之餘
數二十七萬六千六百〇八秒六七四五五
二六四以宮度分收之爲積朔太陰交周

首朔太陰交周四宮六度四十六分四十四秒九
微置首太陰交周應六宮二十三度三十六分五
微十二秒四十九微減積朔太陰交周得首朔太
陰交
周

十月朔太陰交周初宮一十二度八分三十五秒
二十九微爲太陰八交有食置本年首朔太陰交
周以太陰交周朔策
一宮零四十分一十三秒五十五微遞加八次得
周正十月朔太陰交周逐月朔太陰交周自初宮
初度至初宮二十一度一十八分自五宮八度四
十二分至六宮九度一十四分自十一宮二十度
四十六分至十一宮三十度皆爲太
陰八交今十月入交即十月有食

十月平朔辛卯日卯初三刻九分以太陰入交月數八與朔策相乘得二百三十六日二四四七二四二四四與本年首朔日分相加得二百五十日二二四四六〇三九三六即平朔距冬至之日數再加紀日一十七滿紀法去之得二十七日二四六〇三九三六自初日甲子起算得平朔干支以周日一千四百四十分通其小餘得平朔時刻

案大衍術日蝕議曰小雅十月之交虞劆以術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術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蝕限授時術議云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葢自來推步家未有不與緯說異者　本朝時憲書密合天行爲往古所無今遵後編法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

得入交從魯詩說謂厲王時事者斷難執以爭矣

於何不臧（補箋）於讀如粤粤發聲也

爾雅粤於相轉注

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補箋）幽王二年三川震而復竭

岐山崩

史記幽王二年云云是涇洛渭三川先震而後竭

岐山亦崩震與竭爲二事周本紀之言明白可案

此詩因六年日食之變而作並溯及二年川震之

事故曰沸騰孔沖遠疏以爲沸騰與竭不同非是

今本國語譌作幽王三年非是說

苑辨物篇亦作二年與史記同

皇父卿士補箋皇父乃南仲之孫周宣王時卿士命征淮徐者故常武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幽王不用之任尹氏爲大師大師尸位號石父爲卿巧諛好利用是廢申后去太子宜臼故詩人頌皇父之聖復怨其安於退居也

箋以皇父爲厲王時人故以司徒番等七子皆厲王妻黨女謁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此說固不合節王肅皇甫謐以此詩爲幽王時事亦以皇父等與豔妻同視爲佞變亦不合矣元案大雅常武之詩乃宣王征淮夷時事其詩曰王命卿士南仲大祖

大師皇父是皇父爲大臣之字南仲之後宣王時爲大師卿士命征淮徐與召虎尹吉甫同時稽明矣幽王爲宣王子則皇父爲先朝耆臣宣倚賜之乃幽王嬖褒姒任尹氏爲大師卿士虢石父史記周世家云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廢申后去太子是廢后易嫡皆虢石父之惡尹氏尸位不諫而已爲卿而退皇父故詩人一則曰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言皆皇父此生尙非不辰何不就我謀政事再則曰皇父孔聖作都於向言其甚聖哲今不用之皇父亦安於退居采邑不以國家爲憂怨責之也三則曰

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言不留此一老成人以衛王一老即皇父也如以皇父與常武皇父爲兩人則前後二三十年間不應同官者復同字其不合一也如以皇父爲女謁權倖不應不居王都反退居於向譏尹氏爲大師卿士其不合二也幽王六年尹氏爲大師卿士如皇父在朝爲權寵豈二人竝居此一官其不合三也詩曰不憖遺一老二句在擇三有事擇有車馬之間如是貪淫則語極不順其不合四也節南山之尹氏召亂之號石父皆不在家伯仲允之列忠佞判然其不合五也毖子

所染篇幽王染於傅公夷蔡公穀呂氏春秋錄墨子之說作染於虢公鼓祭公敦而皇父以下七人無一人列名其中明非佞臣其不合六也大雅民勞版蕩抑桑柔皆刺厲王反覆於厲階貪人與國語弭謗專利合無一語及於婦處權黨至幽王大雅瞻卬召閔即極言哲婦傾城亦無一言及於皇父七人之權黨其不合七也據此七事皇父明是賢臣而自漢以來皆視為姦佞之首徒以此詩與豔妻同舉故耳其實此章不過臚舉朝臣未言豔妻煽方處自是貶詞其曰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

伯維宰俗本譌作冢宰因箋中冢字而誤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
維趣馬楀維師氏但舉其官爵名字未嘗少有譏
貶詩人不言在位之尹氏石父而言居向之皇父
卿士則番家伯等以類相從是皆賢臣民所屬望
王所屏棄者可知詩若曰雖此老臣賢臣之多其
如褻姒煽方處何也君子偕老前五句與後二句相反文義與此同但諸
臣退居私邑保有室家坐視王室之燬無箕子比
干之節不能免詩人怨刺耳此事端賴常武之詩
可以表正並藉節南山以下諸篇互相發明自鄭
詩譜以七人為女謁權黨漢儒靡然從之漢書人

物表至列入下下沈冤經史中數千載矣不可不力辨之竹書紀年王錫大師尹氏皇父命六年皇父作都於向皆僞說不可從又幽王時暴公亦曾為卿士故何人斯序曰暴公為卿士彼詩在小弁廢太子之後當是幽王日食以後事尹氏亦退位故暴公代之也

番維司徒補箋幽王八年始命鄭桓公友為司徒在日食之後鄭世家宣王二十二年鄭桓公友始封於鄭三十三歲百姓愛之幽王以為司徒是封後三十三年為司徒當幽王八年矣國語韋昭註云幽王八年為司徒此詩作於幽王六年故司徒仍是番而鄭箋據幽王司徒為鄭桓公謂番為厲王司徒誤矣漢書

入物表引番作皮中允作中術聚作撖橋作萬皆

下下

豔妻煽方處補箋褒姒煽惑處內賢臣雖多不居其職昏義曰天子八十一御妻日食時褒姒末為后也稱豔惡之也皇父諸臣稱爵重之也

毛傳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此依子夏序為說也

中侯擿雒貳曰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在相

又曰剡者配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

主異載震擾緯書此說以豔為剡剡為姓與姬相

對厲厲王時事此自是後漢時俗用緯說經稱御

臨決之事鄭司農遵用之也豔中候作粥漢書省

永傳作閼皆美豔豔字假借也鹽淹亦與鹽通禮記郊特牲鹽諸利註鹽讀爲豔古樂府鹽皆讀爲豔大戴記官人篇淹之以利淹與豔同逸周書官人解臨之以利臨乃鹽字之譌淹鹽通也煽說文作傓在人部今從火作煽者

由俗改也

棸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補箋不時

不辰也何爲我作而謀王彼不來就我同謀

詩柔柔我生不辰爾雅不辰不時也詩人言國事

猶可爲之時也小明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集韓

詩外傳作就集與就同書敢命克達殷集大命漢石經作就卽集亦

同此詩曰不卽我謀義與彼同

徹我牆屋因李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補箋言已獨居勤王牆屋皆徹田亦不治友朋謂予自謀不善不知事王之禮當然

箋以爲皇父毀徹民之牆屋不得趨農邑人怨辭非也篇中稱予稱我皆詩人自稱非百姓也今經文皆作曰予不戕釋文曰戕王作臧孫毓評以爲鄭改字陸說是也按此經本爲臧字王肅本如篇鄭本亦是臧字特破讀爲戕字訓爲殘非經本戕字後之宗鄭者輒改經文並刪去箋中讀爲戕

句孫毓猶及見之也如經中本是臧字不習見

毛傳亦不容無以訓之孫毓評多從鄭說不致反

護子雍其實此處正當以子雍臧字義長亦煩破

字不得因王肅攻鄭其言千慮無一得也凡此數

詩中言於何不臧庶曰式臧謀臧不從不臧覆用

謀之其臧謀之不臧皆與此曰予不臧詞氣相同

故今改爲臧以復其舊下卜亶侯多臧同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補箋）皇父甚聖哲今惟作都於

向不居王都

箋無正曰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與此相

發明

擇三有事亶侯多臧補箋三有事王之三公也多臧俗本作多藏字當為臧臧善也詩人怨責皇父與三卿同退居此三卿皆善謀者故曰信維多善也

訓三有事為三公鄭義也亶侯為信維毛義也此詩與雨無正似皆一人所作詩人勞於王事怨諸賢臣去王都居向邑不肯留守王也故雨無正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又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於天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贄御憯憯

曰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又曰云不可使得罪於
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
有室家又曰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皆足互相發
明蓋王不用皇父皇父退居於向新作居室其三
事之同去者亦作居於向卽正月之詩所云佌佌
方有屋蔌蔌方穀哿矣富人者也詩人貧苦勞勩
有與國存亡之義深責皇父爲先朝老臣不應甘
於退位又斥三事大夫有車馬者亦安居於向此
豈皇父擇之曰擇之者所以激勵之使出守王也
合觀詩詞皇父棄廢就衰詩人竭忠盡瘁之情𣪺

千載皆可想見自解者不得其旨義乃況晦不可
求矣兩無正曰三事大夫莫肎夙夜鄭箋彼三事
爲三公是也此擇三有事自當同解乃箋沿傳說
以爲國之三卿又與畿內諸侯二卿不合遂謂皇
父專權立三卿爲聚斂之臣故多一卿取義皆無
所依據也即如箋說三事多財富民多車馬皇父
擇與同居於皇父亦何益於皇父又何罪乎藏俗
字說文雖有臧字故漢書凡收藏之藏皆作臧此
多臧亦言三事謀多臧耳而傳以爲貪淫多藏釋
文讀爲才浪反皆誤矣寶藏之藏與臧否之臧古

皆同聲同形六朝始分平仄如以爲仄聲與向相韻則形弓受言臧之與貺饗相韻矣類弁庶幾有臧與上炳相韻矣凡此皆訓爲寶藏之藏乎信維多善言謀多臧即不即我謀之義也此詩多用臧字見上曰予不臧補箋下

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補箋憖讀若靳春秋左氏傳曰宋公靳之一老謂皇父也魯哀公誄孔子曰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用此詩也

鄭箋憖者心不欲自彊之辭也此訓赧說文明確以律諸經傳可得其意焉左哀十六年哀公誄孔

子曰不憖遺一老杜注曰憖且也且卽心不欲而自強之意晉語憖庇州犂焉左文十二年兩軍之士皆未憖也昭二十八年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此皆始不願而後願之意而杜注文十二年為傷昭二十八年為發語之音皆失之矣說文憖從猌聲猌犬張齗怒也讀若銀故春秋昭十一年左穀會於厥憖公羊作屈銀者銀憖同音也銀與斤聲相近左莊十一年宋人請南宮長萬宋公靳之靳與憖音同假借字也靳者亦始不願彊而後可之意故宋萬怨而弑之服虔注恥而惡

之曰靳杜注戲而相愧曰靳皆從下韋因語望文

生義者非本義也杜注慭爲傷義本方言方言[illegible]人語義從詩及哀公誄而生爲傷悼之意非古人本義也

擇有車馬補箋三事大夫有車馬重言以激責之

箋謂擇民之富有車馬者非是

我不敢傚我友自逸補箋友謂皇父及諸大夫

雨無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上天疾威

弗慮弗圖補箋夏曰昊天卽夏四月繁霜致饑饉也

秋曰上天卽秋八月辛卯朔日食也

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補箋順流而風曰淪言蘊淪也胥皆也淪胥猶曰胥淪與胥靡同意相隨累皆得罪也

毛傳淪率也胥相也鋪徧也爾雅曰淪率也漢書敘傳曰烏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淪齊魯韓詩作薰薰帥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元謂毛詩之淪本字本義也三家之薰同韻假借也爾雅小波爲淪郭注言蘊淪釋文引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爾雅胥皆也呂氏春秋曰傳說殷之胥靡史記亦言傅說胥靡是淪胥猶胥淪胥淪猶胥靡皆隨累

得罪之名也史記曰從風而靡又曰靡然鄉風卽韓詩順流而風之意故大雅抑曰如彼泉流無淪胥以亡小明卒章曰國雖靡止民雖靡膴卽繼之曰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小雅兩淪胥與抑之淪胥義同彼時以爲恆語至於流泉一語正從淪字生義淪與靡意亦相近若徒訓爲率則其義未盡矣釋文引王肅註鋪病也是王肅讀鋪爲痡王義似較毛鄭爲長蓋與敗亡字一例也

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補箋曰皇父居向不知贊御之勞三公善謀亦以車馬而退居

於向

周宗既滅補箋亦豫決其必滅

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補箋邦君之在王都者亦不肯

朝夕省王

如鄭桓公旣封鄭猶居王都也

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補箋不畏

繁霜日食之變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補箋戎兵

成而已不退飢饑成而已不遂暬御自盡瘁事國也

譖言則退補箋諸臣被譖卽退不若已雖被讒言猶

匪勉從事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補箋于仕者勸諸友往王都從仕也明知往仕甚急且危但君臣之禮則然矣若曰不可仕則諸友非禮得罪天子若曰可往仕則朋友皆怨我

石經岳本皆作于仕監本譌作予仕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補箋皇父二事辭不肎居王都

小明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或哲或謀或肅或艾

補箋靡之言隨也累也止語辭膴大也國與民雖靡
靡然相隨累尙有敬用五事者聖謂臯爻諸人者則
謂虢石父諸人
史記殷本紀說爲胥靡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
之名詩周頌無封靡於爾邦傳靡累也下曰無淪
胥以敗言無相隨累牽率同至敗卽此靡字義也
鄭箋以聖哲謀肅艾爲洪範五事是也傳訓靡止
爲小箋訓靡爲無訓止爲禮訓膴爲法皆義曲與
下二句不相屬矣訓膴爲大者巧言亂如此憮詞
氣同此爾雅憮大也膴憮音皆同也膴韓詩作腜

聲尤與止否諫相近至支字始轉其聲與敗字相

韻

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補箋國民靡然相從如泉流順風戒其無相從皆敗也

詳雨無正淪胥以鋪補箋下

進退維谷解

毛詩大雅桑柔曰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傳箋皆訓谷爲窮考谷無窮訓此經文生義也箋谷乃穀之假借字本字爲穀爾雅釋天東風謂之谷風郭注谷之言穀書堯典昧谷周禮縫人注作栁穀進退維穀穀善也此乃古語詩

人用之近在不胥以轂之下嫌其二轂相並爲韻卽改一假借之谷字當之此詩人義同字變之例也此例三百篇中往往有之元始稱之前人無言之者卽如小雅褒姒威之近在寧或滅之之下嫌其二滅相並卽改滅而書爲威　或曰毛公訓詩古矣今訓爲善有據耶元曰漢人訓詩究不如周人訓詩之爲有據也晏子春秋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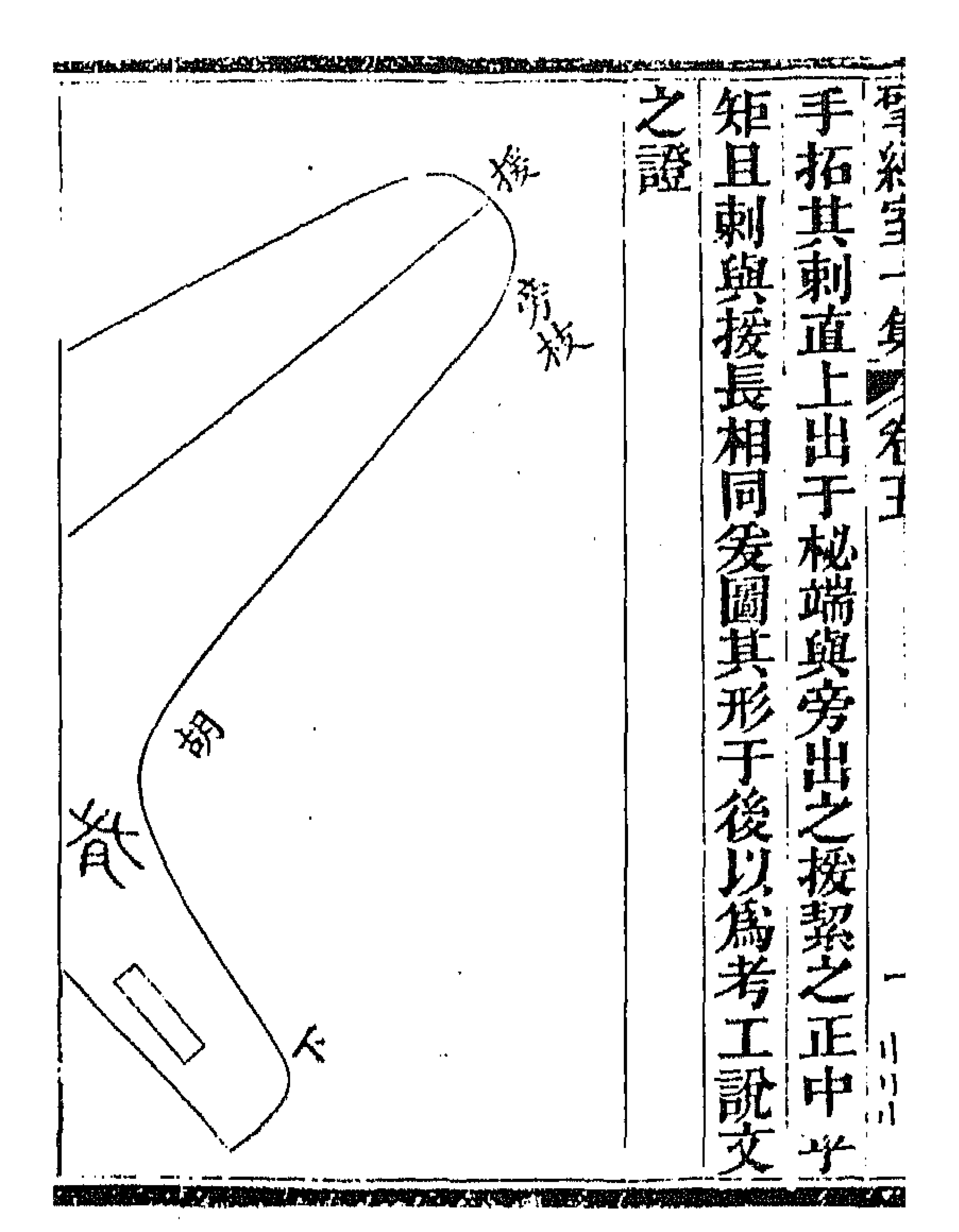
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歟韓詩外傳田常弒簡公乃盟于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刼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石先生之謂也此二書一則叔向之言一則魯哀公時燕人之言曲體二人引詩之意皆謂處兩難善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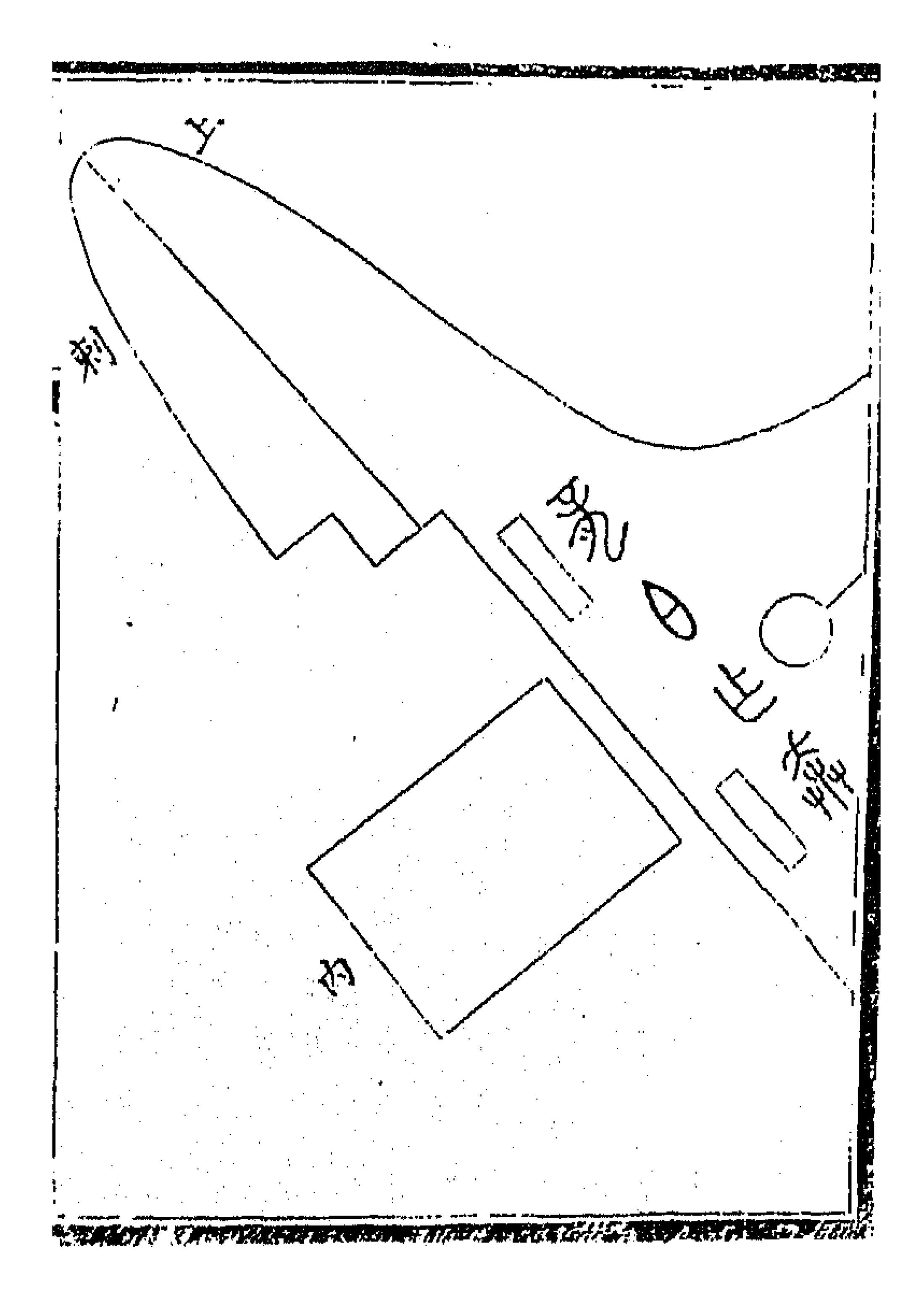
之事而處之皆善也歎其善非嗟其窮也且叔向曰善哉善字卽明訓谷字也段氏說文注謂詩進退維谷之谷字爲鞫字之同音假借爾雅曰鞫窮也元謂鞫谷同部聲相近究非如谷穀之同聲或曰左傳深山窮谷則谷亦有窮義元謂谷皆通川之名義近于通不近于窮其曰窮谷者言谷之有窮者也乃變義非常義也爾雅窮瀆汜亦言瀆有窮者非瀆訓窮也

古戟圖攷

說文曰戈平頭戟也然則戟爲不平頭之戈矣說文解戟曰有枝兵也義亦相成也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五之倨句外博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是戟之異于戈者以有刺且倨句中矩與刺是刺同援長可省言刺五之但曰與刺而已今世所傳周銅戈甚多而戟則甚鮮鄭注又多晦誤于是古戟制不可知余于伊墨卿太守秉綬吉金拓本冊中見一戟乃歙程彝齋敦所

手拓其剌直上出于柲端與旁出之援絜之正中平矩且剌與援長相同爰圖其形于後以為考工記文之證





匕圖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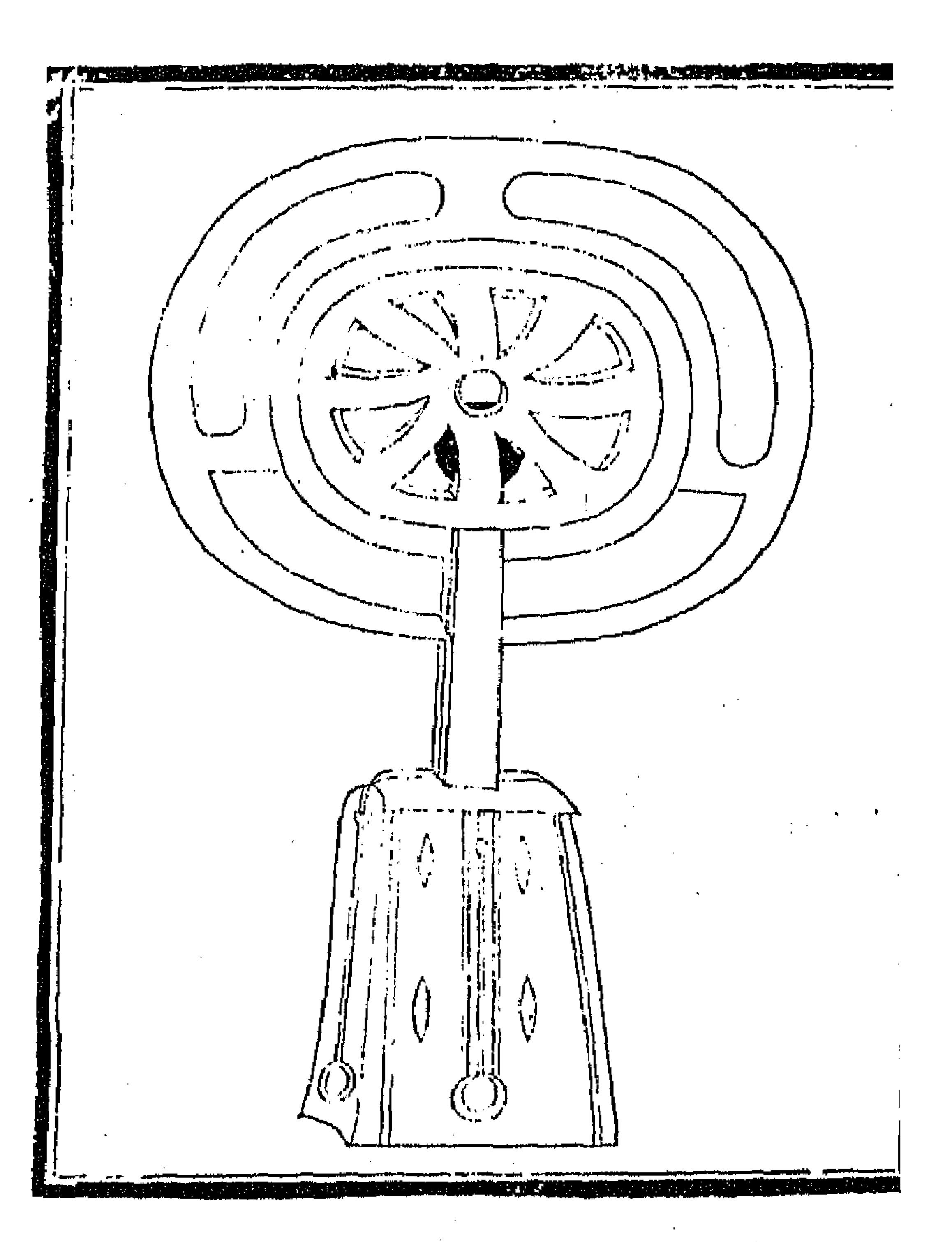
匕所以載鼎中之牲體者易坎詩大東匕以棘禮記雜記匕以桑說文篆作匕亦嘗象形然古木匕之形不可見矣通俗文曰匕首劒屬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也文選鄒陽獄中上書注引然則得見匕首可知匕形矣庚午冬在京師見門下士山西劉師陸所藏古銅匕首今繪其形于後其柄上有旁枝即匕字旁一小筆之所以象形者古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矣

當如此形特柄長
可以撓于鼎
中耳

銅和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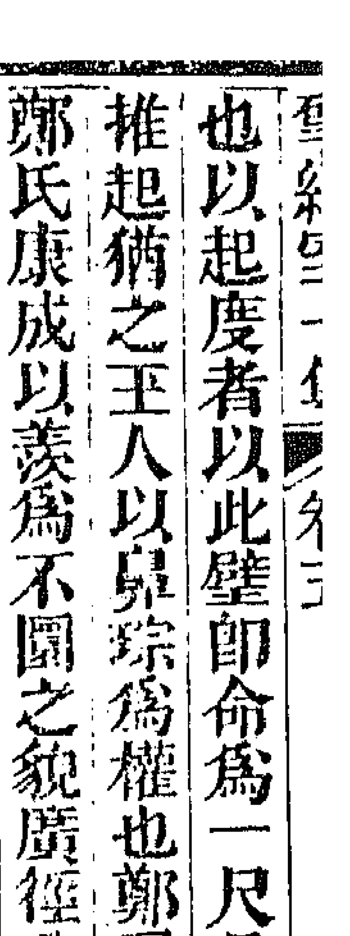
古銅器中有下半長方形而空其下口以待冒者上半橢圓空中如兩輪形中含銅丸望之離婁然搖之其丸鳴於兩輪中其聲鶬鶬然考古圖載李氏錄云是漢武帝時舞人所執之鐃遂謂之漢舞鐃誤矣鐃者似鈴而無舌周禮所謂以金鐃止鼓樂書所云小者似鈴執而鳴之以止鼓大者懸而擊之象鐘形薄旁有二十四銑非此之謂此乃古車之和鑾也鑾亦作鸞鄭氏注戴記云鸞和皆鈴也又云鸞在衡和在軾此據大戴而云然謂鸞在衡之端和在軾之前此

器近世流傳甚多其下方空處應卽旹車前軾兩柱之耑故有旁孔以待橫貫使不致脫韓詩傳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蓋鸞近馬首乘則馬動而鸞鳴和乃應之左氏傳云錫鸞和鈴昭其聲也經解云升車則有鸞和之音皆此物也鑾者謂楕圜之瘠形爾雅曰巒山墮詩曰棘人欒欒兮婉兮孌兮皆謂瘦削之形執其鸞刀亦象其形或以爲象鸞鳥鳴聲者此又從其聲而生義以名鳥也和字乃桓字同音假借字車前軾兩柱如桓楹和門然若以爲音聲之和則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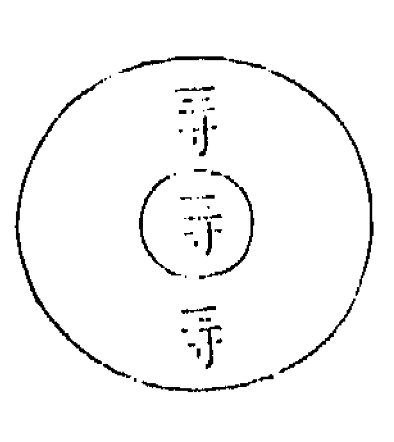


壁羨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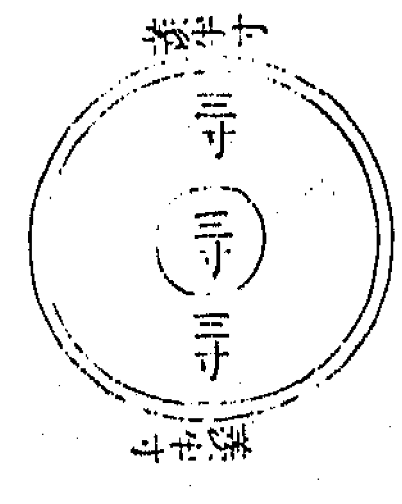
瑑玉石爲周尺徑尺之璧于周禮璧羨之說考之而有得焉春官典瑞云璧羨以起度考工記玉人曰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爾雅釋器曰肉倍好謂之璧按爾雅之說肉倍于好卽名爲璧若中好三寸則上下之肉各三寸共成九寸此璧之常制故玉人曰璧琮九寸也若謂上下肉各倍于好則好得肉圍分之一九寸之璧好一寸八分畸零不成度數矣別有盈尺之璧較之九寸之璧羨餘一寸此卽名爲璧羨猶曰羨璧也此璧于上下肉三寸之外各羨半寸合成一寸且是周圍正圓皆羨半寸合成一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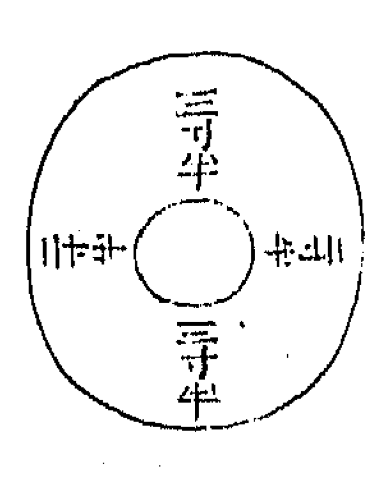


也以起度者以此璧卽命爲一尺凡度量皆可從此推起猶之玉人以駔琮爲權也鄭司農之說本不誤鄭氏康成以羨爲不圜之貌廣徑八寸袤一尺此說非也璧未有不圜者若如鄭說是橢圓形矣非周禮爾雅本義也



玉人云璧琮九寸爾雅云肉倍好謂之璧





玉人云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爲度與瑞云璧羨以起度

後鄭訓羨爲延成橢圓形

棟梁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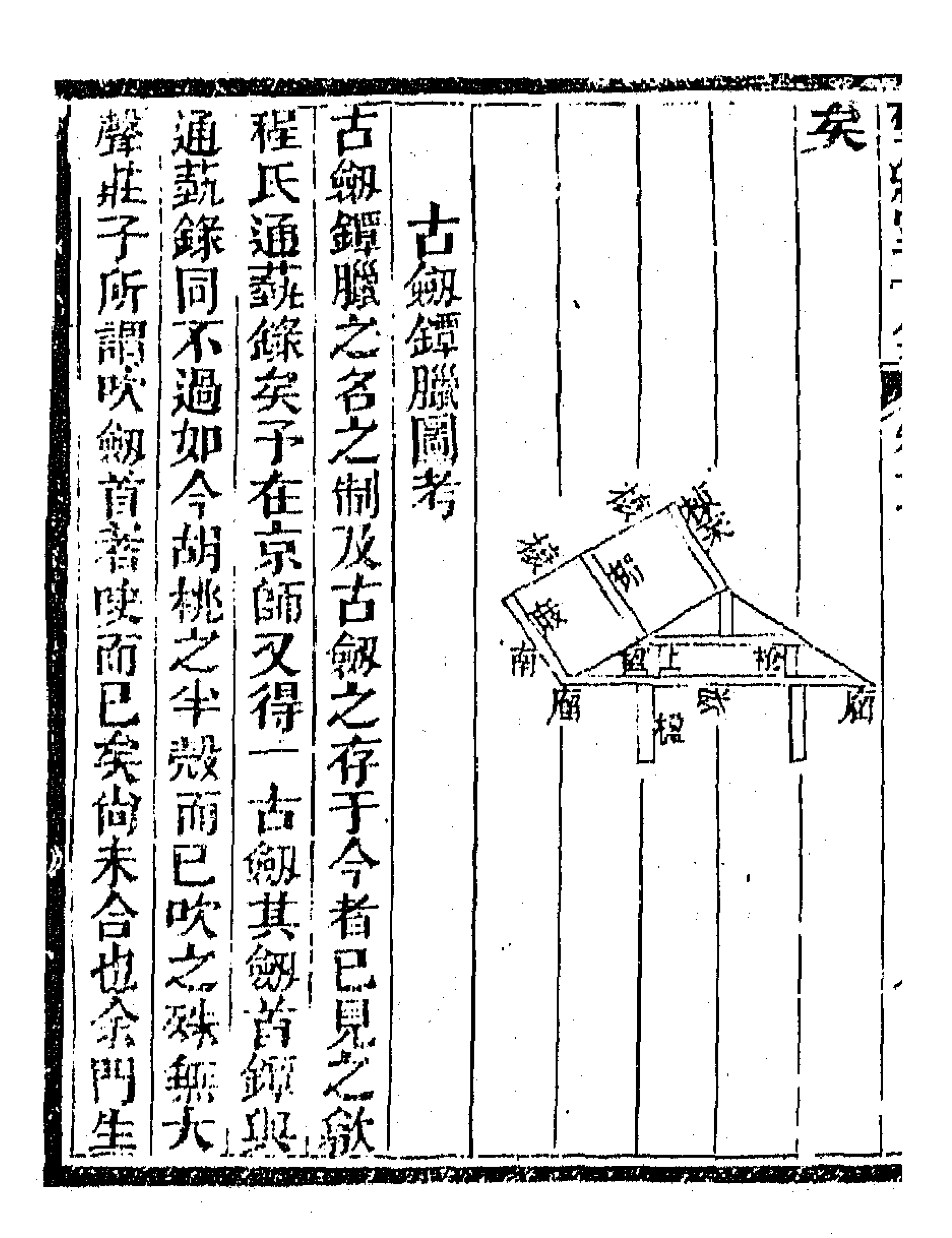
屋材之大者曰棟曰梁以今考之棟者五架屋由東至西最高中脊下橫木之名也（今俗名中梁）梁者屋中四柱（前二柱曰楹）由北至南縱架柱上之木名也（今俗名駝梁）是以棟宜三而梁宜二梁木上受短柱以載棟桷下架于南北兩楹之上而更出乎南楹之南北楹之北以載南北兩楣簷自傳注或以楣爲梁而今人俗稱或以梁爲棟於是始相淆矣今以諸經義考之爾雅釋宮曰杗廇謂之梁說文杗棟也釋名霤（即廇字）流也楚辭大招注霤屋宇也據此知通乎棟與霤之大材始

得曰梁矣楝在南北之中霤爲南北兩檐溜則架乎其閒者是南北之縱非東西之橫者矣今人俗名梁曰大駝梁爾雅于宗霤謂之梁下即繼之曰其上楹謂之棁其字猶梁而言惟梁之上方可架上楹上楹即短柱若楣與楝安能再加上楹乎且上楹對下楹而言下楹即屋中四柱梁之所加也古者大梁或作曲形今江南屋或尚曲之橋梁之梁霤梁之梁梁翮之梁皆是上曲之形說文以橋梁爲本訓楝梁之梁無訓故西京賦曰亘雄虹之長梁結棼橑以相接西都賦曰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皆明乎其如虹之曲長也列子

曰韓娥鬻歌餘音繞梁欐其梁有空虛相架之意故可云繞長門賦曰委參差以槺梁槺虛也爾雅自柣謂之閾至落時謂之戹皆專釋門戶之名其間楣謂之梁一語乃專指一門一戶上之小橫木亦借梁楣以爲名所謂門楣非屋楣不可以此與杗霤謂之梁之大梁相混也古屋五架正中曰棟再南一架則稱楣故儀禮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鄭注曰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是也聘禮公當楣再拜公食大夫禮當楣北鄉注此者但當云兩楹之上橫木曰楣則明矣今鄭氏乃轉引爾雅楣謂之梁一

語遂致學者久惑不知爾雅楣謂之梁乃專指門戶之上而言不但梁非正梁卽楣亦非正楣與儀禮當楣之楣迥別不然曷重釋梁也說文曰楣門樞之橫梁從木冒聲爾雅楣謂之梁釋文楣亡悲反或作楣亡報反是陸德明本作楣而或本作楣也許氏則楣爲門樞之橫梁與秦名屋櫋聯爲楣兩物兩名然鄭氏所見爾雅漢本則作楣曷由知梁架楹上更出楹南也五架之屋棟次曰楣楣前曰庪庪者縣而出之之名爾雅曰祭山曰庪縣儀禮飲射禮但曰鉤楹內由楹外而已不聞兩楹前更有兩柱如今人之屋有檐柱也既無檐柱則前霤檐宇何所支庪是必梁之曲而下者更出乎兩楹之南橫檐一木以爲檐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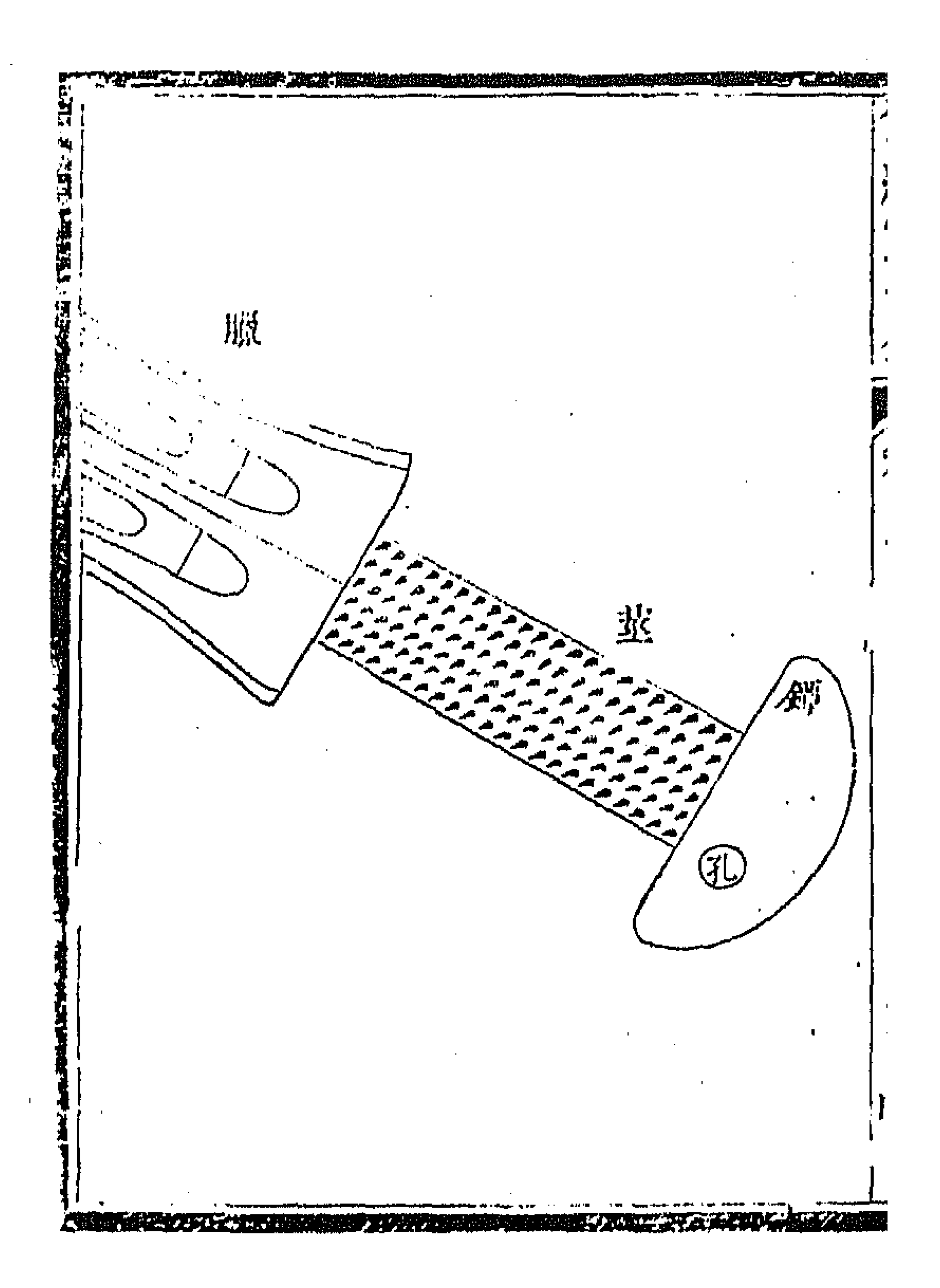
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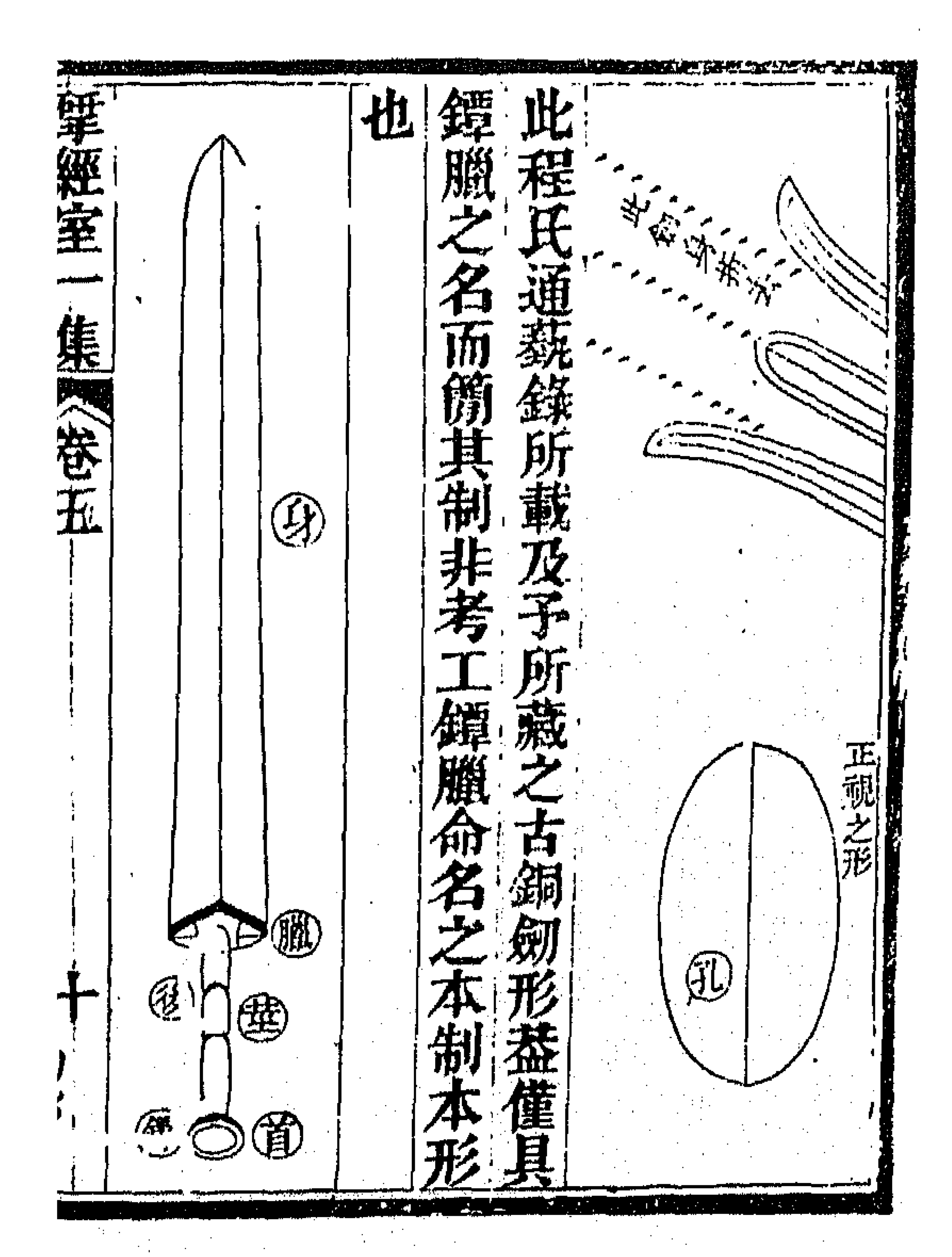
古劍鐔臘圖考

古劍鐔臘之名之制及古劍之存于今者已見之欲程氏通藝錄矣予在京師又得一古劍其劍首鐔與通藝錄同不過如今胡桃之半殼而已吹之殊無大聲莊子所謂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尚未合也余門生

錢塘陳均自秦中歸得古劒柄其首之鐔乃隆起空中旁有一孔如人鼻孔大吹之其聲嗷然清高聞于百步之外又其莖上之臘作四出長鬣形如今梔子花蔕莖上小銅釘周滿留手不滑亦不刺手不必緱纏特其臘以上之劒身折去耳必如此則臘之所以名臘獵獵然如長鬣者乃可見也今程氏及余所藏之劒其鐔臘皆僅具其名而頗其形制者也陳氏劒柄乃考工之本制本形也莊子書所謂劒夾卽臘也以其夾劒身也戰國策馮煖所彈之長鋏卽夾也臘也左傳所謂長鬣者相卽其義也爰考之并圖其形



臘
莖
孔



此程氏通蓺錄所載及予所藏之古銅劒形葢僅具鐔臘之名而觭其制非考工鐔臘命名之本制本形也

鐘枚說

予所見古鐘甚多大小不一而皆有乳乳即考工記之所謂枚也其枚或長而銳或短而鈍或且甚平漫鐘不一形竊思古人製器必有所因此枚之設將爲觀美耶未足觀也然則欲此纍纍者何用乎乙丑春余在杭州鑄學宮之樂鐘與程氏瑤田李氏銳共算其律以定其范將爲黃鐘者及鑄成則失之爲夾鐘矣鑄工曰若不合者當用銅錫傅其內可改其音余乃令其別擇一鐘挫其乳之銳者乳鈍而音改矣夫乃知考工但著摩磬之法而不著摩鐘之法者爲其

枚之易摩人所共知不必著於書也

䴵字瓦拓本跋

嘉定錢君既勤得古瓦作䴵字上下左右作四神形甚奇古可愛並爲之考曰周豐宮之瓦䴵即聲引鄭康成大射儀注證之斯言諒矣元謂說文此卷豐豐二字注皆被後人刪改其義久晦說文曰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此誤矣當云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山象形丰聲說文曰豐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此亦誤矣當云豐行禮之器也从豆凵象形丰聲二徐尚不知丰之爲聲宜更不知丰之爲聲因而刪改耳

鄭君大射儀注云豐字从豆𧰼聲此正鄭君精于六書之驗鄭注三禮多用說文此當許君舊說鄭引之也何以明𣿚之爲聲也丰字古拜切古音與豐字同一部古音平聲脂微齊皆灰上聲旨尾薺駭賄去聲至未霽祭泰怪夬隊廢入聲術物迄月沒曷末黠鎋薛皆同爲一部詩三百篇古韻朗然可按丰字雖未見於詩而害字從丰得聲如泉水三章二子乘舟二章蕩八章閟宮五章其用韻之處皆與上聲禮體澧鱧最近則豐字之从丰得聲也明矣不特此也丰部次于丰部許云从木推丰元謂此下亦當有丰亦聲三字徐氏不知而刪之耳丰與豐亦同部相近也从丰得聲者尚

豐豐从豆丰丰皆有夆㓞二字從㓞得聲者有齧挈契㓞絜㤙六字皆與豐字同部聲凵凶爲象形凵凶與丰丰原可不相聯屬故古文豐字無凵明可省去又說文豐字上六畫皆當左低右高作丰丰形今本作丰丰平畫者訛俗無以下筆舉此數證質之旣勤審定之庶無蔡中郎不分豐豐之誚乎

與程易疇孝廉方正論磬直縣書

通藝錄論考工記磬直縣于鼓上及鼓石之際設孔已明白大著于儒林無疑義矣今又得讀汪君孝嬰萊推算所以中縣之數以孔爲衡樞而平其衡直其

繩其理益明元鎬謂磬縣重法如等子法以遠勝近也蓋股之所積少而鼓之所積多以少稱多而縣能直者鼓下垂而近股外揚而遠股如等錘鼓如等盤與五金孔其等縣也磬直縣已見之通藝錄六證記矣元又謂考工記磬氏經文本明言直縣曷言經文本直縣也磬氏曰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耑所謂摩其耑者股之上角向天如圭之耑者也圭有耑故曰瑞瑞者上銳之形也所謂摩其旁者鼓之外邊所以曰旁也若非直縣曷曰耑也耑之一字直縣之確證也製磬之工于既設孔之後即不能再改

孔矣于是縣之而股或昂而上是鼓少重也乃摩其鼓之旁抑股或墜而下是股少重也乃摩其股之耑如此則輕重相稱而縣直矣二鄭注謂上下爲聲之清濁似誤矣經所謂旁者乃鼓厚一寸之處若摩厚爲薄是摩廣三寸之面不得云旁矣且若摩其耑之兩面則股必減輕縣者不直矣

王伯申經義述聞序

昔郢人遺燕相書夜書曰舉燭因而過書舉燭燕相受書說之曰舉燭者尙明也尙明者舉賢也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

未腊者璞周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乃鼠也夫誤會舉燭之義幸而治誤解鼠璞則大謬矣是言之凡誤解古書者皆舉燭鼠璞之類也古書之最重者莫逾於經經自漢晉以及唐宋固全賴古儒解注之力然其間未發明而沿舊誤者尚多皆由於聲音文字假借轉注未能通徹之故我

朝小學訓詁遠邁前代至乾隆間惠氏定宇戴氏東原大明之高郵王文肅公以清正立朝以經義教子故哲嗣懷祖先生家學特為精博又過於惠戴二家先生經義之外兼覈諸古子史哲嗣伯申繼祖又居

鼎甲幼奉庭訓引而申之所解益多著經義述聞一
書凡古儒所誤解者無不旁徵曲喻而得其本義之
所在使古聖賢見之必解頤曰吾言固如是數千年
誤解之今得明矣嘉慶二十年南昌盧氏宣旬讀其
書而慕之既而伯申又從京師以手訂全帙寄余余
授之盧氏盧氏於刻十三經注疏之暇付之刻工伯
申亦請余言序之昔余初入京師嘗問字於懷祖先
生先生頗有所授既而伯申及余門余平日說經之
意與王氏喬梓投合無間是編之出學者當曉然於
古書之本義庶不致為成見舊習所膠固矣雖然使

非究心於聲音文字以通訓詁之本原者恐終以燕說爲大寶而嚇其腐鼠也

王伯申經傳釋詞序

經傳中實字易訓虛詞難釋顏氏家訓雖有音辭篇于古訓罕有發明所賴爾雅說文二書解說古聖賢經傳之詞氣最爲近古然說文惟解特造之字（如亏由）而不及假借之字（如而鄦）爾雅所釋未全讀者多誤是以但知攸訓所而不知同逌（攸與由同由逌古音相轉逌音當如滌滌之久攸猶之从由皆聲轉音攸逌攸音近也釋名曰循滌也）但見言訓我而忘其訓閒（爾雅言閒也卽詞之閒也）雖以毛鄭之精猶多誤解何况其餘

高郵王氏喬梓貫通經訓兼及詞氣昔聆其終風諸說每爲解頤乃勸伯申勒成一書今二十年伯申侍郎始刻成釋詞十卷元讀之恨不能起毛孔鄭諸儒而共證此快論也元昔教浙士解經曾謂爾雅坎律銓也爲欥聿詮也字之訛幸楣先生韙之又謂詩鮮民之生書惠鮮鰥寡鮮皆斯之假借字詩綢直如髮如當解爲而（髮乃實指其髮與笠同非比語傳箋並誤）老子夫佳兵者不祥之器佳爲隹（同惟）之訛（老子夫佳二字相連爲辭者甚多若以爲佳則當云不祥之事不當云器）若此之疇學者執是書以求之當不[illegible]於經傳矣論語曰出辭氣斯遠鄙倍可見古人甚重詞

氣何況絕代語釋乎

焦氏雕菰樓易學序

周易爲羣經之首古今治此學者獨多有列國人之易有漢人之易有晉唐人之易有宋人之易荀虞之易漢學也所存古法尚多自王輔嗣以老莊言易易全空矣靜而思之推而論之聖人之造易也象因卦生辭因象著大之天地山川小之井鮒車鬼豈如詞人屬文隨意投蕩乎是必有一定不易之辭與字存其中焉易有爻有位豈如今人并互體亦不論乎是必有錯綜經緯千變萬化極變易之道存其中焉易

有吉凶悔吝豈如今人三錢占卦者能之乎是必有不盡之言與意隨所遇之而取決焉乃今求之晉以後之易皆不能使易之經文語語有因字字有據然則空論而已古聖人造易必不若是江都焦氏居北湖之濱下帷十餘年足不入城市尤善於易取易之經文與卦爻反覆實測之得所謂旁通者得所謂相錯者得所謂時行者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盡驗其往來之迹于經文之中而知其所以然蓋深明乎九數之正負比例六書之假借轉注而後使聖人執筆著書之本義豁然大明於數千年後開所未闢

者驚其奇見所未見者服其正卓然獨闢確然不磨雖使義海以下諸賢衆咻之而不能折其說此我大清文治之所以軼乎前也豈焦君一人之所通哉焦君之易之爲書也曰章句十二卷曰通釋二十卷易圖略八卷其大旨見於圖略而旁通三十證尤爲顯據可例其餘或曰比例爲圖因其末之同而溯其本如此則所通不幾多乎元曰此正可見聖人之易錯綜參伍化裁推行聖人不能一一悉舉之特各于相通處偶舉一隅以示其例而賅其餘若其因事而揲蓍因卦而求象必有一定之法亦必有無盡之言

使名象變適于各事以決吉凶是以左傳筮辭更出于今易辭之外釋曰非也何以折其三十證之所說哉或曰通釋多因假借而引申之不幾鑿乎元曰古未有字先有言有意言與意立乎諸字未造以前伏羲畫☰☷而定其言與意至倉頡始造乾坤之字故徒言遯而遯與豚同意徒言疾而疾與蒺同意傳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卽此道也若立乎其後而分執之蘖未知聲音文字之本矣釋曰非也虞翻何以豚魚爲遯魚韓詩外傳何以蒺藜爲據疾哉元與焦君少同遊長同學元以服官慌荒所學焦君乃獨致其

心與力于學其初治易也亦不圖至斯久之如有所矚而此學竟成元于嘉慶十九年夏速轍過北湖里中見君問易法君娓娓于燕食間舉三十證語元元即有聞道之喜及至江西時時趣其寫定寄讀讀竟而敘其本末如此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是學之謂乎嘉慶二十一年夏四月

與郝蘭皋戶部論爾雅書

古人字從音出喉舌之間音之所通者簡天下之大言之所異者爾雅者近正也正者虞夏商周建都

之地之正言也近正者各國近于王都之正言也子姻家劉端臨台拱之言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雅言者誦詩讀書從周之正言不爲魯之方言也執禮者詔相禮儀亦以周音說禮儀也小雅大雅皆周詩之正言也劉氏此說足發千古之蒙矣然則爾雅一書皆引古今天下之異言以近于正言夫曰近者明乎其有異也正言者猶今官話也近正者各省土音近于官話者也揚雄方言自署曰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夫絕代別國尚釋之況本近正者乎言由音聯音在字前聯音以爲言造字以赴音音簡而字

繁得其簡者以通之此聲韻文字訓詁之要也大戴記小辨一篇足明爾雅之學小辨者一物半解之俗學也魯國當時或有此學猶漢急就章宋王安石字說之類然不可考矣小辨之學易爾雅之學難故孔子曰社稷之主愛日又曰士學順辨言以遂志順與訓通借即訓詁之訓遂志者通其意也不學其訓則言不辨意不通矣又曰小辨破言小言破義小義破道道小不通通道必簡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矣傳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謂簡矣夫亦固十變之棋由不可既也而況天下之言乎孔子此數言述爾雅之

學甚明何後儒之昧昧也訓詁錯則言語錯執古聖之書以小辨破其言而斷斷論之道義皆錯矣使古聖人見後人如此錯解之也必啞然笑曰吾所言本不若是也是以不明爾雅之學則五經四書皆鼠璞矣今子爲爾雅之學以聲音爲主而通其訓詁余亟許之以爲得其綸矣以簡通繁古今天下之言皆有部居而不越乎喉舌之地孔子曰辨言之樂不下席余與子接席而辨之其樂何如

與高郵宋定之論爾雅書

定之足下蒙問爾雅注義欲撰爾雅集注一書誠說

經之盛心也元昔亦嘗有志于此徒以安撖鮮暇力有未逮耳竊謂注爾雅者非若足下之淡通乎聲音文字之本原不能何也為其轉注假借本有大經大緯之部居而初哉首基其偶見之蹟也山水器樂草木蟲魚諸篇亦無不以聲音為本特後人不盡知耳如鬱山隨義與考工鳧氏雨欒毛詩棘人欒欒義同沈泉義與考工車軌出雨瀲中義同槮涔同音假借鞽篛從高得聲得義燕亦茁之與毳衣如璊之璊立死椔之與輪菑接菑蜆縊女之與磬天覕羽蝈大而險之與典同險聲音義皆相通證故以聲音文字為注爾雅之本則爾雅明矣其引生明生魄以證哉引夏屋遝書以證權輿多寡有無無關輕重也懷祖先生之於廣雅若

膺先生之於說文者注爾雅之矩矱此事足下識超而年富正宜及早爲之古注之善者采之淺者汰者棄之其有新義師心已意不拘郭氏一家之言兼采友人精確之說要當以精義古音貫串證發多其辭說爲第一義引經傳以證釋爲第二義也